



横江直水，美酒丑鼠

从意象解读吕翼的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

尹宗义

吕翼的短篇小说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发表于《边疆文学》2024年第5期“小说广场”栏目头条，随后被《小说月报·大字版》2024年第7期转发。引人深思的首先是标题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，“横”与“直”的强烈对比，“江”与“水”的区别，极具张力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意味。

侯景娟、兰立亮在《诗学语言学观照下的小说标题修辞与文本意义生成——以君特·格拉斯、凯尔泰斯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为例》中指出：“大多数小说标题都具有很强的隐喻性，同时善于运用新鲜奇异的语言形式制造‘陌生化’的效果，不但使题目本身具有丰富的意蕴，也使它成为表现小说主题的一条重要途径。”要打开标题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这扇窗，理解作品的主题，还需要结合小说的开头、结尾的两个重要句子来解读：

知水性者……都晓得这里面，依然有着很多无穷。

但江水烈过于酒，横来溯去，漩涡纠结，深不见底，其间暗礁令人防不胜防。

“横”与“直”，就像“撇”与“捺”一样，书写的是“人性”。人性似水，可清澈，也可“横来溯去，漩涡纠结”；人性如酒，烈而纯粹，不像江水，深不见底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作家用“横”与“直”和“酒”与“水”，还有一个特殊意象“老鼠”来展现人性的美丑，表达深刻的主旨。

酒之人性 自带光芒

从哲学层面看，人性美是人本质的、本性的美，是区别于动物本性的，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；马克思把个人追求自我的完善看成是最高的人性美。吕翼的小说，着力展现人性之美。他在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中，开篇直接点明“酒是最有性的水”，其“有性”的具体表现是，酒能让血活起来，让腰板硬起来。乌爷喜欢喝酒，作家以“酒”这个意象，来展示其最有血性的美。

酒一般有“绵、甜、醇、净、浓”的特点，体现出绵柔的厚实感、温润的细腻感、热烈的饱满感、纯美的真实感。以酒来解读乌爷的人性美，最恰当不过。乌爷的善和美，犹如酒的纯与净。乌爷心善，当着青天念善咒，不念绝咒，不指桑骂槐，不挖根断苗，不刀来剑往；乌爷自己心中有个观念，那就是只要心怀善念，哪怕跌入暗洞，前边也会有盏灯。对此，徒弟小骡子不禁赞叹：“乌爷，你那光是自带的。”这种自带善意的人性，不掺杂一些世俗的浊气，这份光芒，不一定有多么耀眼，但一定是经久不息的。

乌爷的纯善之美，集中体现在救助青眼瞎一事上。青眼瞎可怜，母苦儿

弱，乌爷心一软，便将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，盖在他们母子的头上。至于他自己，湿了也就湿了——他也不止湿过一回两回。他们既然上了船，乌爷就会竭力地护佑他们，即使处在疫情的困境里，乌爷虽自身难保，但还挂念着青眼瞎。像这样救助他人，对于乌爷来说是常事——因为他在江里救人无数。

喝了酒，血就活了，人性就绽放了。乌爷的纯善源自感恩。他救助青眼瞎母子，包括在江里救过的无数人，都是因为乌爷也是穷人家出身，早年要不是有人好心出手相救，他早就喂了滩上的野狗、河里的鱼虾。他的这盏感恩之灯，其光芒，照亮了乌爷的人性美，照亮了苦难的人，也照亮了横的江和直的水。

“酒”是烈性的，是刚猛的，是男儿豪气的集中体现。常喝酒的乌爷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自己，是一座山，巍峨挺拔；是一面风帆，助人前行。对待别人，他也希望别人的腰板硬起来，如此才能与困难搏击。于是，当青眼瞎跪下，求师傅留他在船上，给口饭吃时，乌爷推开他，又正词严地说：“腰杆断了能成啥事？男子汉要顶天，更要立地！”

“酒”的柔绵最能体现其细腻的一面。在男儿本色的豪情里，乌爷也有细腻的一面。他从青眼瞎的哨声里听到了凄凉，知道青眼瞎心里苦，就找他来问话。知道缘由后，乌爷掏出两百块钱，让他去买些香蜡纸烛，到爷爷坟前祭拜。正是作家如此细腻、全面地塑造这一形象，才使得乌爷有血有肉，跃然纸上，令人过目不忘。如此有情有义的乌爷，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，他选择的往往不是世俗的答案。大家都觉得青眼瞎爱惹事，不放心，劝乌爷最好让青眼瞎走。乌爷没有理会，他认为人活着，谁能离开事？谁不是在做事中成长的？既然上了船，就是自家人，手拐子哪能往外掰？

风里雨里，淘来淘去好些年。乌爷喝酒的其中一个目的，是“和这江扳腰”，这一形象表达，不仅讴歌了人与自然的搏击精神，更谱写了人性之美与人性之恶的对抗赞歌。无论是被恶意地夸大性地举报，还是航运的生机里蕴藏着玄机，乌爷都能明眼辨之，都能冷静应对。乌爷在横的江里和直的水里，谱写了一曲悠远绵长的人性美与人性美的赞歌。作家充分挖掘和探究人性魅力，让作品拥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美学品格。

横江直水 烈过于酒

从标题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来看，“江水”才是作品的主要意象。“横的江”主要指江水的载体，是大环境，是现实的象征；“直的水”才是指具体的江水，滚滚流淌的江水。所以，江是江，水是水。水如何流淌，虽然有自己的规律与意愿，但也受江岸的制约与束缚。人亦然，在生活的江里、现实的河里，也受到种种约束。乌爷打小就在这船上，东岸西岸两边跑，辛苦了一辈子，最后却被现实无情淘汰——桥梁建设公司入驻，各种机械声弄得山摇地动，污水直淌。看那样子，像是给山谷掏心掏肺。从作家形象又略带感情色彩的描写可以看出，现实发展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与影响，来势汹汹，势不可当，甚至是横冲直撞，让人无可奈何。江水象征一去不复

返，象征大势已去，无法挽回。这不仅是对现实发展的无奈流露，更是在其漩涡里绽放的人性之美。

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，乌爷的船，就要寿终正寝了。这就是乌爷必须面对的现实，这就是制约他向前进步的直的江。特别是像乌爷这样纯善的人，即使村长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机，他也特别慎重——江水烈过于酒，横来溯去，漩涡纠结，深不见底，其间暗礁令人防不胜防，且船事复杂，若真要开船，也还得认真琢磨。

在作品中，“江水”的意味是无穷的。它既是美好的——“金沙江到了这里，突然拐了个弯，积了两滩好沙，左岸一摊，右岸一摊，阳光下，亮晃晃地灼眼。那闪烁着金光的水，就只能突然地横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再直直地劈下去。”又是复杂的——“但江水烈过于酒，横来溯去，漩涡纠结，深不见底，其间暗礁令人防不胜防。”作家用“江水”这个象征着自然天地、宇宙万物，以及人生百态的意象，不仅是为了表达对自然宇宙的感悟，更是为了表达作家的情感和哲思，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虑。

虽然江河的沙滩就像两只巨大的翅膀，平添了江岸的灵动；虽然平静的江水宽阔，流势缓和，但是，现实的江水，更象征着某种阻隔和阻碍，因为“江水难以跨越，水是阻隔”。作家创作时，常用这种意象来表达主人公面对难以把握、难以企及之事或物时的惆怅、痛苦心理。虽然酒一入口，身体舒服了些，但愁肠又在心头扭结。

水可以流动，具有沟通的意义，象征情感的纽带。面对困境，乌爷专程跑到县里，找到交通运输部门，找了一家酒店请客。但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，他几次要说重点，坐首席的人笑着举起杯子说：“喝酒喝酒，不谈公务。”结果，白跑那么远，没得到一句实话，但他又不敢多问。人家能接受邀请，也就是愿意沟通。最后，人家让他回去等消息，等来等去却没有动静。再联系，可无论是送东西，还是打电话，都行不通。在如此横来溯去、漩涡纠结、深不见底的江里，正直、纯善的乌爷，凭借如此简单的交流方式，在或澄澈或浑浊的江水中是难以寻找到一方净土的。

江中之水，非一般之水，不一定清澈，不一定平静，不一定有理性。横来溯去、漩涡纠结，深不见底，这既体现人性的复杂，又暗喻现实的不可控。作家运用“横的江，直的水”来表现现实生活，既形象生动，又意味隽永。

老大之鼠 亦为硕鼠

小说中的另外一个意象——老鼠，比较独特。本是人人喊打的老鼠，在掌舵人的心里，分量却重得不得了。老鼠是船的生命，是船家的“保护神”。乌爷认为，船上得有动物，最好是老鼠——老鼠机灵、聪明，并且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，是老大。哪怕老鼠牙齿痒，常常啃坏了船帮，咬破了船帆，嚼碎了绳索，但都可以容忍。乌爷每次上船，第一件事就是给老鼠投食。他看到老鼠活蹦乱跳，就会很开心，开起船来，内心就觉得无比踏实。老鼠在船上活得好好的，要吃有吃，要窝有窝。这表面写的是一种风俗，实则是具有较强烈的现实寓意。伺候好老大，服侍好“保护神”，对方开心满意了，才能确保行船一帆风顺。

乌爷之所以看重老鼠，从民俗文化看，是因为老鼠能够预知未来，能够预知自然灾害，如地震、水灾等，这使其在人类心目中成为通灵的神物。此外，老鼠在某些文化中还是财富和吉祥的象征，被视为财神手中的招财之物。这些寓意反映了人们对老鼠的多重情感和期待，既有对其机智和生育能力的赞赏，也有对其灵活的生存方式的敬畏。

如果老鼠下了船，那是大麻烦，是行船人的大忌。船上没有老鼠，就没有活力，就没有生气，这船就等于是死船。看到老鼠成群地下船，乌爷火冒三丈，气愤地说：“老大不在，还开啥船！还找啥钱！”作家还特意描写了一个细节：老鼠下船后，最后一只老鼠回过头来，朝乌爷看了一眼，目光里有埋怨，也有些挑衅的意味，它朝乌爷挤挤眼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老鼠为什么会突然下船？从表面上看，是青眼瞎的杰作。他虽然住在船上，但他不知道老鼠对于船家的重要性，只知道老鼠把油桶咬漏了，就应该用毒药毒，用老鼠夹设置陷阱，但聪明的老鼠才不上当，他就直接用高压水枪冲。老鼠下船，好像是青眼瞎的愚蠢、无知所致，实际上是有原因的：青眼瞎认为老鼠走到哪，吃到哪，破坏到哪；不但吃了他碗里的食物，还会在碗里拉屎撒尿，相当可恶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已被埋在矿洞里的那天夜里，衣服被老鼠咬坏了——这是不祥之兆。矿难之所以会发生，就是因为老鼠把矿洞里的撑木咬坏了，使得撑木折断，砸死了一些矿工。

从表面上看，乌爷对这次开船的焦虑，是对命理的尊崇。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，在封建迷信思想的背后，还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寓意。吕翼运用闲笔，轻描淡写地提及其中的暗指——矿洞里的撑木如此腐朽，除了老鼠的因素，主要在于人为，类似于老鼠的人为，即矿山的办事员贪财，收了不多少贿赂，买了一些便宜货，埋下了安全隐患。如果再加上小说结尾的一句话——“虽然作为老大的老鼠已经上船，这是让人高兴的事，且船事复杂，若真要开船，也还得认真琢磨。”结合起来理解，就能明白虽是让人高兴的事为什么乌爷却犹豫起来了。

把“老鼠”上升到“硕鼠”层面分析，便容易许多。“硕鼠”通常还象征暗中营私舞弊、横征暴敛的贪婪官吏。这类人具体指什么？用小说中的话来说，是“合伙人”。本来，拥有一些潜藏的“合伙人”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，为航行或者旅游业保驾护航，可以提供诸多便利。原本这种“合作模式”，就犹如江水，横来溯去，漩涡纠结，深不见底，其间暗礁令人防不胜防，再加上反腐不断深化，巡视组入驻，民众提供线索，特殊“合伙人”合伙的方式，更要认真琢磨。这样来理解小说的结尾，就豁然开朗了。

《横的江，直的水》中的意象，形象生动，隽永深刻，以象征的方式表现深刻的主题思想，刻画饱满的人物形象。吕翼通过“犯冲”的色彩隐喻预示人物的命运；或者是以人物之间的关系，在强烈的对比中，展现现实的真实与复杂；或者通过表现人物从外到内的美，彰显人性的质朴与本真。

从这个层面来评论，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。

推荐一本好书